

杨玉东 程 峰 编著

章 怀 文 化 论 纲

中国文史出版社

覃怀文化论纲

杨玉东 程 峰 编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覃怀文化论纲/杨玉东 程 峰 编著.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8

ISBN 7-5034-1563-0

I.覃… II.杨、程… III.覃怀文化-专题研究-文集 IV.G1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85602 号

书 名	覃怀文化论纲
编 著	杨玉东 程 峰
出 版	中国文史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100811)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李春华
责任印刷	刘 剑
印 刷	北京图文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开
字 数	650 千字
印 张	21
印 数	1-2000
版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34-1563-0/G·0276
定 价	39.6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

前 言

关于焦作历史文化研究方面的书籍很多,但多数书籍侧重于人物思想方面的探讨,缺乏对焦作历史文化进行系统地点和面的交叉研究,更没有对焦作的历史文化进行准确的定义和合理界说。看到杨玉东、程峰同志的书稿,使我兴奋不已。因为我看到,这部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焦作的地域文化,是焦作地域文化的不可多得的佳作。尤其是焦作地域文化的定名——“覃怀文化”,让人感到它有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和文化的浓缩性,它既契合历史,又反映现代,同时更趋向于未来。它告诉我们,历史的我(覃怀文化)是什么样子,未来的我(覃怀文化)应该是什么样子,从而坚定我们对未来的希望和信心。

这部书既有面的介绍,又兼顾了点,宜重则重,宜轻则轻。重则浓墨华章,娓娓道来那个瞬间的永恒;轻则一笔带过,告诉你历史上曾经的那个辉煌。可以说,作者采集了丰富的材料,出之于严肃的态度,一刀一凿精心雕刻而成其作。读这部书稿时,一切都似那么地遥远,却又是那样地亲切,我们仿佛听到和看到了几千年来在覃怀大地上所发生的一切:八百诸侯的歃血会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感人场面;晋文、秦孝的金戈铁马;子夏陪伴孔子周游列国的狼狈;聂政刺韩傀时的白虹贯日;云台山竹林七贤的啸歌狂饮;紫虚元君的得道箛箫之声;太行山下的白云孤飞;明道韩愈的仗笔挥洒和嬉笑怒骂;卢仝两腋习习清风的飘逸;李商隐锦瑟无端五十弦的丝竹之音;荆浩、郭熙、李唐山水任我挥洒的逍遥自信;许衡“梨无主、吾心独无主乎”的树下冥索;朱载堉土室青灯的勤勉身影;神驹曹谨殚精竭虑造福台湾民众的曹公圳修建之艰辛,等等。这部书不但给出了覃怀文化的精确轮廓,而且也给出了它的厚重内涵,同时还给出了历史的正面和侧面。它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完整的覃怀历史,看到了覃怀历史文化的真面孔,看到了覃怀历史文化的率真性格,尽管有的叙述和介绍并不是那么到位。】

对于我们所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我们都有一种倾向，那就是言谈举止之间所倾泻出来的无尽的而又绵绵无期的爱，子不嫌母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种倾向实际上是一种力量，它能吸引读者，去了解这里的山山水水；它能潜移默化，以改变人们的固有观念；它能转化为一种行为，来改变我们的生存面貌，这种行为既可以来自于精神上，又可来自于物质上。我们从这部书中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力量，以及由这种力量迸发出来的新气息和透露出来的无限的生命火焰。

这部书研究的虽然是古代的覃怀历史文化，但却昭示了焦作的未来和希望。我们覃怀大地有这么厚重的历史，有这么厚重的文化底蕴，而把这么厚重的历史和精深文化发掘出来，激励当今，发扬光大，现代的焦作就一定能再创新的辉煌。

铁代生

2004年6月6日

序

我国古代有处著名的三河地区，它们曾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所谓的三河，就是黄河中下游大拐弯之处的河内（今河南沁阳）、河南（今河南洛阳东）、河东（今山西夏县西北），大致包括现今的河南西北部，山西南部广大地区，一般又称之为河洛地区。其中的河内，位于太行山以南、黄河以北，广义的河内泛指黄河以北的冀州，狭义的河内包括北至安阳、林州，东至滑县、新乡，西至济源、孟州的广大地区，中心是明清时的怀庆府。本书所指的覃怀地区，主要就是明清时的怀庆府。与现代相对应的基本是焦作。

焦作地区位于太行山东南和黄河之北的夹角地带。北部有太行山遮挡寒流，气候比较温和。境内有黄河、济水、沁河、潞河、丹水等河流淌过，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土地为黄河、济水、沁河等水系冲积而成，腐殖质含量高，以肥沃著称。自古以来就是北方地区自然环境优越之地，有“小江南”的美称。^[1]早在文明开端的夏禹时代，焦作地区就以覃怀闻名，见之于《尚书·禹贡》：“覃怀底绩，至于衡漳。”一个地区被记载于据说是最早的古籍，实在是极少见的。夏帝少康十八年还将国都迁于原（今河南济源西北），^[2]此地遂成为国家的核心地区。至殷商，则属于京畿要地。夏商两代，都以三河为基本统治区，如司马迁记载：“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3]足见其在先秦历史地位的重要。此后，覃怀始终是经文化发达地区。如两汉之际的河内郡，以“完富”著称：“河内带河为固，户口殷实，北通上党，南迫洛阳，”是当时的战略要地，刘秀决定以此为根据地：“吾将因是而起。”于是任命寇恂为河内太守，将河内视为汉高祖时的关中，寇恂比作镇守关中的萧何。寇恂果然不负所望，利用著名的淇园竹林造箭百余万，还养马二千匹，征收租粮四百万斛，为前方部队提供了可靠军需物资保障。当其利用战机率部攻至洛阳城外时，刘秀大喜，认为大局已定，遂即位称帝。东汉政权建立后，河内仍发挥着极为重

要的经济作用：“时军食急之，恂以輶车驷驾转输，前后不绝”，^[4]为新生政权的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富庶的河内，确实起到了汉初关中那样的决定性作用。再如明代的怀庆府，有“舟车都会，号称陆海”之誉，^[5]为社会历史作出了新的贡献。至于钟灵毓秀的历史名人，更是灿若群星。例如大政治家、军事家司马懿，大文学家、思想家阮籍、嵇康、韩愈，大哲学家向秀、何塘，大诗人李商隐、卢仝，大音乐家、科学家朱载堉，大画家荆浩、郭熙、李唐等等，无一不是名彪当代，泽被后世。

然而，如此一块宝地，如此辉煌的文化，现代人却知之不多，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原因之一，是其自夏中期以来，政治地位不高，也就是说没有建立过都城、省会，而传统史书多偏重于政治，难免不在关注之中。原因之二，恐怕就是本地的宣传不够。

河南理工大学学报副编审杨玉东、焦作师专政史系副教授程峰两位先生，出于强烈的使命感和对乡土的热爱，在繁重的工作之余，克服图书资料不足等困难，历时十余年，完成了六十余万字的《覃怀文化论纲》，令人为之振奋！厚重的学术著作，凝聚着厚重的地域文化。

文化的定义很多。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类学家E·B·泰勒，是第一个在文化定义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人。泰勒对文化所下的定义是经典性的，他在《原始文化》“关于文化的科学”一章中说：“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它一切能力和习惯。”文化大致分为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广义的文化是作为与自然相对应的范畴来使用的。在这种情况下，技术、经济、政治、法律、宗教等等都可以认为是属于文化的领域。本书所论述的就是广义文化，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宗教、风俗等等。文化的存在既是时间上的进展，更是空间上的分布。所谓地域文化，是指一定地域内文化现象及其空间组合特征，其基础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这种文化发展的空间限制性所形成的文化的地域性，成为一种文化强制力量，制约着不同地域的文化性质、类型、水平、方向和速度。它关注文化的地域性即社会历史、地理环境赋予的地方特色，其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就世界范围而言，地域文化的研究蓬勃发展。如日本成立有地域

文化学会，已举办了七次地域文化研究大会。在当代国内学术界，地域文化研究的兴起不过十几年，曾被称作是“后现代”的领域。国内曾出版有包括《中州文化》在内的《中国地域文化丛书》，凡二十余册，以上下五千年的中华大地为时空背景，对独具地区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地方文化分卷介绍。零星出版的还有各地、市的地域文化书籍。就笔者所见，河南省内只有河南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有《南阳文化丛书》八册。毕竟，并非哪个地区都有文化可写，也并不是哪个地方都能写出的。笔者所在的开封，乃是七朝古都，名气很大，至今尚无全面系统的“开封文化”著作，只是笔者主编了一套《开封旅游文化丛书》而已。《覃怀文化论纲》的出版，因此更显得可贵。

这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覃怀文化专著，体系庞大，洋洋大观，几乎无所不包，兼具了地方通史和地方通志的特色。有概念的建立和界定，有史实的论述与考辨，有历史人物和遗迹，有地方风俗与土产，可以说把覃怀历史文化翻了个底朝天。在全面介绍、总结的基础上，还注意突出重点以及挖掘鲜为人知或未被认可的历史人物、事件，充分展示了覃怀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不可或缺的历史地位。像这样一部全面系统的覃怀文化著作，本身就反映了覃怀文化根深叶茂。可喜可贺！

民生以治史为业，又生在覃怀之邦，得读此书，大喜过望。相信《覃怀文化论纲》出版后，必将提高焦作的历史文化地位和知名度，有利于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有助于其经济文化进一步发展。并希望其它地方也有类似成果面市，把中州大地的历史文化资源更精细地总结整理，为中原崛起提供历史依据和借鉴，作出应有的贡献。

时值五月，正是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的季节，手头有一大堆校内外的论文要看。忙里偷闲，粗略一过，匆匆为序，恐难以发明其精髓。若得天下读书人共品覃怀文化，领略其神韵，并帮助本书进一步精雕细刻，是为期盼。

程民生

2004年5月21日

于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注释：

- [1]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上《汴梁杂事》。中华书局 1988 年版。
- [2]《竹书纪年》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3]《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 [4]《后汉书》卷十六《寇恂传》。中华书局 1965 年版。
- [5]李贤等《大明一统志》卷二八《怀庆府》。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绪 论

所谓地域文化,就是以从古及今相相因袭或约定俗成的历史区域为研究对象,探讨人们的社会行为,包括社会组织、经济体系、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民俗禁忌等。目前,地域文化是国内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虽是热点,但又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当然也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地域文化已结出了一批丰硕的果实,有的地域文化研究甚至走向了世界,呈现出了全球化的研究发展趋势。地域文化全球化所带来的观念变革和观念更新,打开了很多创造领域和可以想像的文化空间。因此,我们没有必要采取一种所谓的民族保护主义方式来排斥地域文化研究的全球化。在全国地域文化研究方兴未艾的大好形势下,我们也开始对以焦作地区为主体地域的历史文化进行了研究,并以“覃怀文化”为名进行了初步探讨。

一、覃怀文化的属性

文化是一个很有歧义的概念,古今中外曾有多种表述,在西方影响较大的是英国学者泰勒的观点。泰勒曾指出:“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原始文化》,连树声译,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2 年版)中国当代学者大多采纳《辞海》对文化的定义:“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应的制度和组织结构。”具体到地域文化而言,它是一门研究人类文化空间组合的地理人文学科,是以广义的文化领域作为研究对象,是以“历史地理学”为中心展开的文化探讨;探讨在历史长河中某一地域的人类活动形态,包括民俗传统、经济体系、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社会组织等等。属于“地域文化”的“地域”概念通常是古代沿袭或俗成的历史区域,它在产生之初是精确的,但由于漫长的历史逐渐泯灭了它们的地理

学意义,变得疆域模糊,景物易貌,只剩下大致的所在地区了。岁月的流逝虽然改变了古代区域的精确性,但这种模糊的“地域”观念已经转化为对文化界分的标志,深深地积淀于人们的头脑之中,并且产生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古今沿革,有时代性;山川浑厚,有民族性。不同地区的民俗传统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通过各自的行为系统地表现出来。《礼记·王制》中曾记载“王使太师陈诗以观民风”的做法,就是要通过诗歌体察各地的民情。《诗经·国风》按照十五个地区汇集诗歌,生动地表现出各个文化区域的风土人情,是将文化按地域类分的先声。从这个意义上讲,覃怀文化属于地域文化研究的范畴。

二、覃怀文化的命名

关于以焦作地区为主体区域的历史文化称谓,至今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具体的、能令人信服的称谓界说。当然,在焦作地区历史文化的研究过程中有多种不同的说法,如“山阳文化”说、“怀文化”说、“怀川文化”说、“河内文化”说,等等。以上这些说法都有它存在的道理及立论的依据,但这些依据及道理是否充实和圆满,笔者不好置评。但统观地域文化的命名,可以发现,地域文化必须具有三个要素,即时间区间(历史序列)、空间区间(地理界域)及文化的内涵(文化特征)。因此,地域文化的界定亦必参照其三要素,或以地理界域、或以文化特征、或综合三者称之。如:中原文化是以“居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而界定的。关中文化,同样也体现了地域关系。齐鲁文化,狭义上讲,是先秦时期齐国文化和鲁国文化的合称;广义上讲,齐鲁文化即是指齐、鲁故地——山东省区的古代文化。齐鲁文化的界定,一方面涉及地理界域,另一方面则突出了历史进程中的齐、鲁特色。三晋文化,主要是指山西地区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三晋是指春秋末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建立了韩国、赵国、魏国,后来又成为战国时期的三个强盛诸侯国。三晋文化的界定,突出了韩、赵、魏三国文化在晋文化中的突出地位。由此可知,地域文化的称谓一般是以地域关系来界定或标示的,同时也考虑到地域文化鼎盛时期或成熟形态或一定阶段的普遍性特征。因此,笔者认为,涵盖地域文化的称谓,应当具有丰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应当从文化

的传承性及文化发生、发展、繁荣的地理环境、地理界域(政治版图),以及文化主体繁荣的地理位置等方面来探讨文化构成的底蕴,命名能代表地域文化特征的概念称谓。只有这样,才能繁荣地域文化的研究,促进地域经济的发展。为此,笔者提出“覃怀文化”的概念来综括焦作地区的历史文化。

首先,文化称谓应当符合文化发生的自然地理环境。我们知道,自然地理环境是文化发生、发展、繁荣的外在条件。覃怀地域,夏时为冀州覃怀地。在殷商甲骨文中,就有“覃”的地名。覃地是商王来往和重要的田猎地,卜辞所记甚多,如“甲申卜:翌……王迭其于覃……”(《合集》2891);“甲辰卜:翌日乙,王其迭于覃无灾?吉”(《屯南》4301)。《尚书》曰:“覃怀底绩,至于衡章。”意思是说,覃怀这个地方治理的范围,到横着的漳河那里。南宋蔡沈注《尚书·尧典》:“覃怀平地也,当在孟津之东,太行之西。”覃,是平旷广大的意思。“怀”字取自当时大水怀山襄陵之意。帝尧时代,“荡荡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又说:“方洪水怀山襄陵之时,而平地致功为难,故曰底绩。”颜师古注《尚书》:“覃怀,近河地名。底,致也。绩,功也。衡章,谓漳水横流而入河也。言于覃怀致功,以致衡章也。”唐孔颖达疏曰:“河内郡怀县,在河之北,盖覃怀二字共为一地,故云近河地名。”西汉韩婴《韩诗外传》载:“武王伐纣,更名邢丘曰怀。”南宋金履祥《尚书注》载:“覃,大也,怀,地名。田皆腴美,俗谓小江南。古所谓覃怀也,即今怀州。”覃怀地域(南阳地区)当时的范围大概指殷商朝歌以西至轵关(今河南济源西北)而言,大体在太行山以南、黄河以北的古河内一带。可见,覃怀开始是指从西南孟州起,东北到浚县的这么一大块地方。后因区划变动,就专指今焦作这一小块地方了。所以,“覃怀”不仅具有夏商以来的历史意义,同样也包含了今天沁阳、温县、博爱、武陟等地的地理区域。因此,“覃怀文化”代表了夏商以来焦作地区的历史文化。

对此地理,古代文献有如下记载:“南控虎牢之险,北倚太行之固,沁河东流,洹水西带,表里山河,雄跨晋卫,舟车都会,号称陆海。”(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四十九)“北通燕赵,南引河洛,西瞻轵塞,东望平皋,长河带其前,太行环其后……颇是一都之要周,实为三魏之遼道,

势等周原”(清王昶《金石粹编》卷三十一)。《汉书·冠恂传》载:该地区“带河为固……北通上党,南迫洛阳。”这样的地理形势又使覃怀地区具有极高的军事价值。

据文献记载,沁水一线既是商人早期活动的主要地区,也是夏人势力所到之处,著名的羊肠、河济就在这里。河济即今天沁水下流的温县、武陟一带,羊肠是指南起沁阳、北经壶观达山西黎城或涉县的一条阪道。夏商两朝的分界正是覃怀地区的羊肠和河济。成汤灭夏之前,他们在沁水一线建立了各自的军事据点,互有攻守。商汤经多年经营,先后构筑了府城商城、古邗城、垣曲商城,形成了对夏都的半圆形状的军事防线,最后灭夏桀,成五百年江山。

商末周初,周统治者两度盟津(今孟州西)会盟,率领诸多诸侯,取道覃怀地区,亡殷纣王于朝歌;同时,在覃怀地区广封畿内国,以屏藩东都洛邑。当时所封之国,有雍国、邗国、原国、温国、单国等等。这些封国组成的黄河北岸防线,封锁了黄河渡口和太行山隘。由于封国多集中在河济地区,使之形成了一条西接成周、东连齐鲁的生命控制线,这条生命控制线对稳定东方的形势起了重要的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覃怀地理位置愈显重要。王屋轵关号称太行八陁首陁,地当晋豫要冲,直通山西垣曲。《战国策·赵策二》有“夫秦下轵道则南阳动”的记载;太行关为太行八陁之第二陁,地当今晋城南、沁阳北,是挺进中原的咽喉;白陁关为太行八陁之第三陁。这三关为入晋、启南阳的重要隘道。因此,春秋时期,覃怀地区(时称南阳)更具军事价值。诸侯若得此地,北以太行为屏障,锁晋国于汾水谷地;南可盟津渡河,迫洛邑,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之目的;东南据温城,渡河握中原战备之要枢,此地可谓功守兼备。由于王室衰微,具有河山之险的“南阳”就成为诸侯争夺的焦点。先是郑国独霸南阳,继而赤狄南下太行灭温国围邢丘,最后乃是晋文公“勤王”成功,得“南阳”八邑。晋启“南阳”,东拒齐,南拒楚,西抑秦,经温城之盟,成一代霸主。战国伊始,韩、赵、魏三家分晋。覃怀地区为韩、魏分属。前262年,秦取野王(今沁阳)、进占上党之后,先后灭了关东六国,进而一统天下,宣告了五百多年列国时代的结束。因此,秦取野王,奠定了秦灭三晋的基础。

其次,文化称谓应当符合政治地理界域的一致性。覃怀地区自古就有人类生息,早在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此生息劳作,是我国较早有人类活动的地区之一。远古时期,黄帝部落东迁,其部族散居焦作一带。夏时,禹分九州,焦作地区为冀州所辖,不仅为覃怀之域,而且还为国都(即原)所在。据战国时魏国史书《竹书纪年》记载:“少康归于夏邑,十八年迁原”。“迁原”之“原”即今济源市西北二里许之原城遗址。夏王朝经过太康、仲康两代波折后,帝杼即位居原,并以此为根据地,积极向外发展,国力逐渐强盛,终于复禹之绩。殷商时期,覃怀地区为其畿内地,而祖乙也曾都邢丘。盘庚迁殷后,该地区仍为其政治和经济中心。周时,覃怀地仍为畿内地。所谓畿内地就是都城周围由王室直接统辖的行政区域。周代的畿内地对于维护周王的政治统治、保障王室的财政收入都是极为重要的。畿内地的存亡、大小直接影响着王室的盛衰与强弱。西周时期,实行一国二都制。其中,东都成周王畿以洛邑为中心,约方 300 公里。按照东汉郑玄的说法,成周王畿东起嵩山,西至华山,南达荆山,北抵太行山南麓。平王东迁之初,成周王畿基本未变,仍约方 300 公里,而且皆为中原膏腴之地。覃怀地区正属于王畿内地。若再从南阳地区与东周王都洛阳的距离而言,两者相距,近则仅数公里,远则 200 余公里,正处于王畿方约 300 公里的范围之内。据《国语·周语》记载:“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即是说明周王实行“甸服”、“侯服”等五服制度。《尚书·禹贡》中也有关于五服的记述,不同的是用“绥服”替代了《周语》中的“宾服”,并认为每服皆有一定的范围,都为 250 公里。

从行政建置和历史沿革来看,覃怀文化的主体区域,北依巍巍太行,南濒滔滔黄河,西接王屋轵关首陉,东连广阔的华北大平原。地质上,属于丘陵、平原相交的地带,土壤肥沃,腐殖质含量高。纬度上,气候温暖。以上这些因素形成了适宜人类生存的地理和气候条件。早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该地区就有先民生息。夏到清末,均有建置。而且,该地区,夏时为覃怀地;自东周至隋代,均置有怀县;自唐至金,置怀州;元、明设怀庆路(府),清置怀庆府,“怀”字一脉相承,始终未曾间断。从空间地域来看,焦作地区自夏有建置以来,辖区内虽曾有诸多县制,

但“怀”由县制为州制、为路制、为府制，与人文历史相始终。从地域而论，辖区范围逐渐扩大，已超出现代焦作地区的范围。因此，“覃怀”之名不仅具有历史的概念，更具“地域”概念。

不仅如此，战国时代覃怀区域还有众多城池：原，今济源庙街一带；向，即高平，今济源坡头乡左山一带；温，今温县上苑村北一带；邢，音耿，即古邢邱地，今温县北皋村；邴，今沁阳市邴邴村；樊，即阳樊、河雍，今济源西曲阳或城东南裴城一带；单（檀），今济源坡头乡泰山一带；苏，今济源城北；絺，今沁阳东南；横茅，今修武县西北大陆村；盟，今孟州一带；州，今温县武德镇西张计村；陘，即太行陘，今沁阳西北；隰，今焦作隰城寨村；怀，今武陟西南张村；苗，今济源封门口南一带；卷城，今原阳原武镇西北；枳，今济源枳城；邓，今孟州西；李城，今温县城；少曲，今济源东北沁水弯曲处；野王，今沁阳城；衡雍，今孟州西北；扈，今原阳原武镇西北；瓦屋，今温县西郭村；隰郛，今沁阳西南；垣雍，今孟州西北；暴，今原阳西部；召公采邑，今济源邵原南；毛公采邑，今济源毛田，等等，不一而足。

第三，文化称谓应当符合文化发生的经济地理环境。焦作地区拥有优越的地理、气候条件，这些有利条件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夏代以前，善于养殖的雍人迁居焦作府城一带，从事畜牧业生产；夏代初年，善于种麦的麦人迁居沁阳一带，从事农业生产；井人在帝尧时代就开始了“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生活，夏末他们迁居怀地邢丘一带，从事农耕生活，开创了灌溉农耕文化。殷商时期，焦作地区为商王朝重要的经济中心。周时，覃怀地区为“邦内甸服”，其“甸服”之“甸”，乃是指收取租税供给衣食之地。文献中还有“天子之甸”的记载。因此，覃怀地区乃是供给天子衣食以及祭祀所需物品之地，是周王室的主要经济支柱。东周时期，该地区夏收小麦，秋熟禾。一年之中，既有夏熟，又有秋收，表明土地已从撩荒耕作制过渡到了连种制，并且创始了轮作复种制。轮作复种制的推行，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使该地区成为国家的经济中心。不仅如此，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产品的日益丰富，商业也异常繁荣起来。明陈宣修、乔廷仪纂《河南郡志》云：“太行北峙，沁水东流，近带黄河，远揖伊洛，舟车都会，号称陆海。”《史记·货殖列传》载：“温、

轹，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河济之间千树获，坐以致富。”西汉桓宽《盐铁论·通有篇》记载：“魏之温、轹、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正因为如此，它成为洛阳向西北、东北联系山西、河北的地区性大都会。《史记·货殖列传》曰：“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王者所更居也。”“三河”地带缔造了华夏文明。“三河”地带乃是国家的经济中心，而其中的“河内”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天下的粮仓、国家的经济中心。农业的发达、商业的繁荣，为该地区文化的发生、发展、繁荣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

自然地理是文化产生的外在环境，政治地理是文化产生、发展、繁荣的保证，经济地理是文化产生、发展、繁荣的物质基础，军事地理则是促进文化交流、繁荣的手段。没有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就产生不了有特色的文化。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作为保障，人们就不可能有时间从事文化生产。没有稳定的政治环境、良好的社会风俗，就不能保证文化的稳定持续发展。没有一定的军事地理环境，就不会有军事斗争，没有军事斗争就不能带来一定的人口流动；没有一定的人口流动就不会给文化的建构带来新的思维，地域文化得不到新鲜血液的补充就会逐渐消亡。因此，地域文化的产生、发展、繁荣必须有适合它的地理土壤，两者缺一不可。覃怀文化具备了上述这些条件，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地域文化。

三、覃怀文化的文化特征

从文明发展进程的生产方式上看，从新石器时代直到战国秦汉时期，覃怀区域内的先民居住点和人口聚居的城邑，都是沿着太行山南麓一线排列的，原、向、邴、樊、单（檀）、苏、櫟茅、陟、隰、苗、少曲、召公采邑、毛公采邑等等都是如此。因为那里有多条河流（淇水、沁水、济水、丹水）和道道山谷，它们为文明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保障。从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文物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覃怀文化有平原文化、农耕文化的发展痕迹。在远古，平原地区汉民族的农耕文化主要以旱地农耕方式为主，这是古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基础，是古代文明的主体。它的产生、兴盛和衰落直接关系到中国古

代文明的延续和发展。

从文化特征上看,覃怀区域具有独特的文化特征,那就是政治人物的积极用世、为国分忧的理念。从时间序列上看,为国分忧的文化特征形成于殷商时期,成熟于汉唐,发展于宋元,余音遗响不绝于明清,前后持续 3000 余年,形成了悠久而稳定的文化传统。从历史人物看,始于苏妲己勇于牺牲自己挽救部落、原軫强晋等;繁荣于陈平、张苍、司马懿、司马炎、山涛、向靖、娄师德、韦思谦、韦嗣立、徐有功、韩愈、李商隐等;发展于荆浩、李唐、郭熙、史抗、陈安石、傅察、许衡、许衍、许师敬等,遗响于何瑭、朱载堉、曹谨、李棠阶、赵梦庚、程毅等等。所以,为国分忧是覃怀文化的标志和特色。

从文化称谓来看,文人墨客更重视覃怀及怀的称谓。如:清乾隆帝《清化镇》云:“清化近覃怀,沟渠引丹水。”唐岑参《送怀州吴别驾》云:“覃怀人总喜,别驾得王祥。”元耶律楚材《过沁园有感》云:“羞对覃怀昔时月,多情依旧照行人。”金沙门空相《明月山大明禅院记》曰:“山僧自正隆三年(1158 年)九月十一日,离南京东明县报恩禅院,派水穿云,到覃怀之郡,海众云集,请山僧住同义之寺,于彼修方丈一座,立碑一通。”明李濂《游王屋山记》:“岁乙巳,三月十三日乙,蚤起渡河往游,是夕宿原武,翌日宿武陟,丁丑宿覃怀,宿济源,……皆行山上。”明李濂《明月山记》曰:“如伏犀狮象,不可狎玩,实为覃怀一郡之佳境云。”《敕赐宝光寺藏经碑·月山寺东玉碑全文》载:“而覃怀诸寺,未必不以宝光为冠焉。”清范泰恒《圣驾巡幸明月山宝光寺记》载:“今皇帝念切民依,宵旰不遑,乃于乾隆十五年九月之望,恭奉皇太后巡狩觐岳,道覃怀而临幸明月山宝光寺。”清曹尔堪《覃怀竹枝》云:“万派甘泉注几邨,腴田百顷长龙孙。养成斑竹如椽大,到处湘帘有泪痕。”当然以咏“怀”为主题的诗文更是不计其数。

覃怀地区有着丰富的历史神话传说,远古至今,不绝于书。大禹治水,有考证在今武陟、温县一带。女娲因其补天、造人之功,被誉为创世神,而其神话传说变化也是在济、沁一带完成。愚公移山,移的是太行、王屋两座山,现济源还有纪念景观及传说流传。另外,盘古开天地、神农尝百草、尧帝龙指造池、轩辕黄帝祈天之地、伏羲画八卦等都源于太